

唐人绝句类选



浙江

742

社

唐人绝句类选

周本淳 选编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B 282250

责任编辑 王翼奇

封面设计 骆恒光

扉页题字 姚建杭

唐人绝句类选

周本淳 选编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1.625 插页1 字数 60,000 印数1—8,500

1985年11月第1版

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47 20

定 价: 1.75 元

凡 例

- 一、本编所选作者的上限，包括由隋入唐诸人，下限止于五代十国。五代十国人物入宋而仍为官的如徐铉、孙光宪等，《全唐诗》虽加甄录，本编概从割舍。其人虽卒于宋初而未尝出仕的如所传陈陶之类，照例入选。
- 二、编排方式见《前言》。作者介绍以姓氏笔划为序，总附书后，以便查阅。具体方式见彼处。
- 三、篇中难字，一律用括号注音义于当字之后，如刳（luò、剔也），以便诵读。其余注释则附于诗后。
- 四、律绝应重平仄。若干汉字有平仄两读，凡属格律范围必须确定平仄的，于字后用括号注出，如“不教（平）胡马度阴山”。
- 五、作者两出或字句有异文的，选取其一，而用方括号注异名、异文于当字之后，如“劝〔愿〕君休〔多〕采撷”；渡桑干 刘皂〔贾岛〕。
- 六、文字采用简化汉字，个别简字易生歧义，如余馥等，酌用繁体。又人名如適亦不简化为适。
- 七、正文及注评文字采用新式标点，书名、篇名用“《》”，题目一般不加标点符号，人名、地名均不加专名号。
- 八、边塞地名，常难确指。绝句中此类地名，虚实互见，如无碍于诗意之理解，一般不再详加注释。读者如欲知其详，自可查各史《地理志》及《古今地名大辞典》等书。
- 九、杨慎《唐绝增奇》、王士禛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均只录本诗，

不加评注。谢枋得《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》也只寥寥数语，耐人寻味。今人刘永济先生《唐人绝句精华》亦着墨不多。本编窃师其意，“引而不发”，“开而弗达”。如病其太简，可参考沈祖棻先生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，举一反三。

十、杨慎《唐绝增奇》书已罕见，今将其序并申时行、赵宦光、黄习远诸人校刻《万首唐人绝句》诸序引以及王士禛《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》附录于后，以广见闻。

前言

一、绝句

绝句是旧诗体裁中流传最为广泛的。它只有四句，多则二十八字，少则二十字。只要求在双句末叶韵，比较容易掌握。自唐代起，千百年来凡是做旧诗的，差不多总写过绝句。甚至一些没有读多少书、识多少字的，冲口而出，也居然能成为一首象样的绝句，可见这种诗体的广泛性。但绝句一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简单地说，绝句的“绝”字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迄今研究家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。撮其要点，大约有以下几种。

一、元人著的《诗法源流》说：

“绝句，截句也。如后二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半首，前二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半首，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，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前后四句也。”

明朝徐师曾《文体明辨·序目》相信这个说法：

“绝句诗原于乐府。唐初稳顺声势，定为绝句。绝之为言截也，即律诗而截之也。故唐人绝句皆称律诗。”

胡应麟《诗薮·内编》卷六《近体下·绝句》反对这种说法：

“绝句之义，迄无定说，谓截近体首尾或中二联者，恐不足凭。五言绝起两京，其时未有五言律；七言绝起四杰，其时未有七言律也。”

二、申时行认为绝句的特点主要是“断章而取节”，他在《校刻万首唐人绝句序》里说：

“诗以绝句名，古未有也，而自唐始，盖乐府之遗而律之变也。乐府叶于管弦，而律严于声病，而绝句不必然也，是自为一体者也。然而名绝句者何？或曰是截律之半而成者，或曰截律首尾而取其中；又曰古称黄绢幼妇，谓妙绝也。然而非本旨也。余窃意之，凡乐有卒章，赋有乱，歌曲有尾声，而绝句似之，如曰诗之终篇云耳。……故绝句者，断章而取节者也。……词则简易径捷，而意则深长委婉。有断而复属终而复始之义焉。”

三、赵宦光在《万首唐人绝句刊定题词》中说：

“绝者，截取也。诗则曰裁诗，书则曰裁书，其他诸文须首尾呈露无裁绝之义，何也？诗也者，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寄无形于有象，臣讽其主，女讽其夫，欲言不得吐，欲默不得缄，小可谕大，浅可致深，近可寄远，古可况今，立言之道，法应尔尔。文章传记然乎哉？不然也。若夫绝句大指则又已精而益筹其精，已简而益求其简，合四句如一句，绎稠情于单词，无言之言，若尽不尽，说者云绝妙之词，即非本旨，然亦不大远其名也。”

申、赵两人是从绝句体裁的特点来说的，实质上仍然偏重“裁截”、“节取”而加以解释。

绝句究竟产生于何时？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三《绝句》条考证它的来源，说：

“杨伯谦云：五言绝句，唐初变六朝《子夜》体也。七言绝句，初唐尚少，中唐渐甚，然梁简文《夜望单飞雁》一首已是七绝，云云。今按《南史》：宋晋熙王昶奔魏，在道慷慨为断句诗曰……，梁元帝在幽逼时制诗四绝……。曰断句，曰绝句，则宋梁时已称绝句也。”

按赵翼之说实源于胡应麟，《诗薮·杂编》卷三《遗逸下》。

三国》云：

“宋刘昶入魏，作断句诗云。按此即今绝句也，绝句之名当始此。以仓卒信口而成，止于四句，而篇足意完，取断绝之义，因相沿为绝句耳。或谓汉魏已有绝句者，不然，盖汉魏自有小诗四句者；后人集诗，以其体相类，故以此名之，非本名绝句也。”

胡应麟和赵翼都认为绝句即是断句，取断绝之义。今人李嘉言《古诗新探·绝句起源于联句说》云：

“《南史》七二《文学传·檀超传》载：又有吴迈远者，好为篇章，宋明帝闻而召之；及见，曰：‘此人联绝之外，无复所有。’《南史》为初唐人李延寿所作，他这儿叙述宋明帝的话，将“联”“绝”二字连用，可知刘宋时候已经有了因联句而起的绝句这个名词。可惜刘宋时候以绝句命题的诗没有流传下来。

“梁江革有《赠何记室联句不成诗》，何逊有《答江革联句不成诗》，皆五言四句，可知联句不成就是绝句。梁人诗集里的四句诗所以有题作‘联句’有题作‘绝句’者，就因为联句与绝句的目的本来相同，所作的原为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结果成功了，就谓之联句，这件事情结果没有成功就谓之绝句。绝句之绝，就是断绝的意思。”

李嘉言对绝句的解释，实质上 and 胡应麟、赵翼一脉相承。

实际上，把绝句之“绝”解释为“断绝”或“截断”，并不是绝对矛盾的。我以为绝句可以分为两大类，广义和狭义。广义的绝句即指两韵小诗，它至少在汉前已有了。陆贾《楚汉春秋》所载虞姬和项王的歌：

“汉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！”
就是一首很好的绝句。此时五言诗还刚萌芽，当然谈不到律诗。

绝就是“截”或“截取”之说，指截律诗，虽说不过去，但是广义地看，指截古诗也能说得通。如汉人诗：

“步出城东门，遥望江南路。前日风雪中，故人从此去。

我欲渡河水，河水深无梁。愿为双黄鹄，高飞还故乡。”

后人只把前四句截下来，就是一首标准的仄韵五绝。又如徐干的《杂诗》：

“浮云何洋洋，愿因通我词。飘飘不可寄，徙倚徒相思。

人离皆复会，君独无返期。自君之出矣，明镜暗不治。思

君如流水，何有穷已时。”

后人只截后面四句，纷纷以“自君之出矣”为题写四句小诗，唐人绝句中也有多首。还可以举一首截唐人的例子。李峤有一首《汾阴行》，长篇七古，唐玄宗逃难时只反复念最后四句：

“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能几时？不见只今汾水上，

唯有年年秋雁飞！”

并且赞叹李峤是“真才子”，也就象一首七言绝句。所以胡应麟根据上引汉魏诗说：“然则虽谓之截亦可，但不可专指近体。”不过胡应麟对这个解释仍有保留，说：“要之，非正论也。”

从历史上看，六朝人分韵赋诗，一人两韵，也就是一首五言绝句，如曹景宗的竞病二韵：

“去时儿女悲，归来笳鼓竞。借问行人道，何如霍去病！”

如上说，绝句产生在律诗前，说绝句的绝就是截取律诗的一半，显然讲不通。不过绝句的萌芽虽在律诗前，但是它的确立和发展却和律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从命名上看，《南史》只说“断句”（《刘昶传》），说“制诗四绝”（《梁元帝纪》），并没有完整的“绝句”二字。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十九提到庾信《和平邺应诏绝句》，查《庾子山集》卷四题作《奉和平邺应诏》，可见“绝句”二字是欧阳

询等人加的。大约唐初已有绝句名称，但还不普遍。再查《全唐诗》，诗人自标诗题曰“绝句”者，五言始于张翥《绝句》一首：

“茫茫烟水上，日暮阴云飞。孤坐正愁绪，湖南谁捣衣？”张翥仅此一首《绝句》，而且根据本传，张翥是开元二十三年第进士。而王维却是开元九年及第。王维《辋川集序》说：

“余别业在辋川山谷，其游止有孟城坳、华子岗、文杏馆……等，与裴迪闲暇，各赋绝句云。”

这是唐代诗人最早提出五言绝句而又写到三十多首的。我们都知五言律诗到沈、宋已经成熟，王维则是早期五言律诗的高手。王维只在五言里用“绝句”一词。七言中以绝句标题者始于杜甫，以《仇注》本为例，如：《绝句漫兴九首》（卷九）、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》（卷十）、《三绝句》、《戏为六绝句》（卷十一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众所周知，七律的体格到杜甫后半期才完善，这和七绝标题始于杜甫后期，绝非毫无关系。所以唐人编集把绝句归入律诗，而且又有“小律”的名称。白居易《长庆集》卷十五有一首题为《江上吟元八绝句》：

“大江深处月明时，一夜吟君小律诗。应有水仙潜出听，翻将唱作步虚词。”

题目叫“绝句”，诗中称“小律诗”，可以说明绝句和律诗的密切关系。

胡应麟对绝句的起源和特点这样说：

“五七言绝句盖五言短古、七言短歌之变也。五言短古，杂见汉魏诗中，不可胜数，唐人绝体实所从来。七言短歌，始于《陔下》。梁陈以下，作者益然。第四句之中，两韵互叶，转换既迫，音调未舒。至唐诸子，一变而律吕

铿锵，句格稳顺。语半于近体，而意味深长过之；节促于歌行，而咏叹悠永倍之：遂为百代不易之体。”

这段话很有见地。实际上今天唐人绝句中也还留有乐府的痕迹。五言古绝自不待言，七言绝中，如：

“蛾眉曼脸倾城国，鸣环动珮新相识。银汉斜临白玉堂，芙蓉行障掩灯光。”（刘方平《乌棲曲》）

“池中春蒲叶如带，紫菱成角莲子大。罗裙蝉鬓倚迎风，双双伯劳飞向东。”（孟郊《临池曲》）

都是两韵一转，前面两个仄韵，后面两个平韵。如果说这两首诗题目就有乐府的特点，不足为例，那末杨衡的《寄澈公》该是地道的诗题：

“北风吹霜霜月明，荷叶枯尽越水清。别来几度龙宫宿，雪山童子应相逐。”

也是两句一转韵，不过先平后仄罢了。

贯休的《夜夜曲》每句都有韵：

“蟋蟀切切风骚骚，芙蓉喷香蟾蜍高。孤灯耿耿征妇劳，更深扑落金错刀。”

象颜真卿等的《大言联句》也都是每句用韵。杨慎《唐绝增奇》卷五谓之“变韵仄律”。

上举的一些例子，“转换既迫，音调未舒”，不能做到“律吕铿锵，句格稳顺”。只有音节成为律诗之半，绝句才有了定体。拿首句来说，用韵的有“平平仄仄仄平平”、“仄仄平平仄仄平”两式；不用韵的有“平平仄仄平平仄”、“仄仄平平平仄仄”两式。而二四句一定用同韵，第三句末一定用仄声。这样才如胡应麟说的“律吕铿锵，句格稳顺”而成为“百代不易之体”。所以从音律上着眼，也可看出绝句和律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几句话：从历史上说，两韵小诗，都可算绝句，它远在律诗产生之前，因此不能说绝句就是截取律诗之半。但是从唐人来说，诗人自己以绝句为标题是在律诗形成之后，而且又称绝句为“小律诗”，它的音节确实是律体之半，因此认为绝句乃截取律体之半的“截句说”，也不是完全无稽。从绝句的言简意远、耐人寻味的特点来说，甚至把绝句解释为“绝妙之诗体”，也不能说全无道理。所以绝句形成之后，作者作品最多。胡应麟说：

“诗至于唐而格备，至于绝而体穷，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。”（《诗薮·内编》卷一）

可见绝句这种体裁在旧诗中所占的特别重要的地位。

二、唐人绝句

因为绝句的体裁有上面说的优点，在各体中最为流行。它成熟于唐代，唐人绝句，尤负盛名，杨慎《唐绝增奇序》说是“唐人偏长独至，而后人力追莫嗣”的一种体裁。在五代时就有《名贤绝句诗》（今亡）的选集，到宋代又有专门纂集唐人绝句的书。

南宋孝宗赵昚欢喜书写唐人绝句，洪迈就专门搜集唐人绝句一共五千多首“进呈”，受到孝宗的夸奖。洪迈又继续搜集，以一百首为一卷，七言绝句七十五卷，五言绝句二十五卷，六言绝句三十六首也算一卷，一共一百〇一卷。孝宗大为高兴，御题曰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。洪迈对绝句的搜集保存之功是不可抹杀的。但他当时编的目的是供应皇帝作为挥毫染翰的内容，随录随编，漫无体例，一个人作品可以分散在好几卷中，把杜甫放在第一卷，然后是李白、柳宗元、韩愈等，实在有点不伦

不类。又为了凑足万首之数，前代后代的作品也有一些阑入的，甚至有的是割截古诗或律诗。洪迈的《万首唐人绝句》，杨慎批评它“混沌无择，珉玉未彰”，只能算是一堆原材料，没有经过认真的爬罗剔抉，编辑整理。到了明朝万历年间，赵宦光、黄习远等取洪迈原本加以整理：厘诗归人，厘人归代。编的方式以五言为始，六言附后，七言继之。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：“今于四唐卷首冠以帝王，次名臣，次隐沦，次释道，次闺秀，仙鬼、外夷终焉。”（高丽活字本《万首唐人绝句·唐绝发凡》）。同时剔除误入的，补充遗漏的，一共编成40卷，共诗10477首，成了唐人绝句比较完善的全本。当然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，赵本也未尽善，虽然剔除一些误入的，但还有一些，譬如卷九何仲言的十几首，全是六朝的何逊作品。补充也不完全，曹邺、王周等七绝全部漏收，今天如果认真加以补充辑佚，至少还可以增入几百首。

全本为了求全，当然是精粗杂陈，瑕瑜互见。在南宋时代就曾有过唐人绝句的选本。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记载，福清林清之曾经抄选七言1280首，五言156首，六言15首，编成四卷，名曰《唐绝句选》，可惜其书已佚。

赵蕃、韩淲也有个选本，宋的遗民谢枋得为之作注，名为《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》五卷，选了自韦应物至吕洞宾54人一共101首诗，都是七言绝句，因为面太窄，不能算是唐人绝句的真正选本，而且这部书流传也罕。杨慎的《唐绝增奇》把作品分成“神妙能杂”四品，着重选别人不大选的：“诸家脍炙，不复雷同；前人遗珠，兹则掇拾。”他只选七言，面也太狭。

真正选唐人绝句较为流行的要算清康熙时的诗人王士禛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，他说据的是鄱阳洪迈原本，实际次序是依赵宦光的刊定本为主，一共选了895首，编成七卷，先五言，

后七言，只是未选赵本所补的诗。这本书是王士禛晚年的选本，他自己擅长绝句，主张严羽的神韵说，选的诗也以风神为主，可为他这一派写绝句的范本，流传比较广泛，影响也比较深远。

绝句四句一首，限于篇幅，当然不可能象杜甫《兵车行》、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、《北征》、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那样沉郁顿挫、苍凉激越。但是，绝句因为篇幅简短，又有它的优点，从作者看，比其他诗体都更广泛得多，各类人物都可以写。有感而发，即事成篇，不一定要象长篇那样谋篇布局、惨淡经营；也不一定有多高的才学识见。征夫、怨妇、舟子、军将等都有一些传诵人口的名作。就一首来说虽然容量有限，但是如果把许多首合到一起看，绝句也能展示出时代的画卷，表现出相当深刻的社会生活矛盾，而不仅限于个人的悲欢离合，何况个人的悲欢离合往往离不开时代的因素？所以绝句也照样给我们以认识当时社会的价值。我们举几首为例：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

（李绅《悯农》）

“一粒红稻饭，几滴牛颌血。珊瑚枝下人，衔杯吐不歇。”

（郑遨《伤农》）

“父耕原上田，子劓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仓。”

（聂夷中《田家》）

“朝为耕种人，暮作刀枪鬼。相看父子血，共染城壕水。”

（陈羽《梁城老人怨》）

“运锄耕劓连星起，陇亩丰盈满家喜。到头禾黍属他人，不知何处抛妻子！”（张碧《农父》）

“桑条无叶土生烟，箫管迎龙水庙前。朱门几处看歌舞，犹恐春阴咽管弦。”（李约《观祈雨》）

“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！”（陈陶《陇西行》）

这些诗寥寥数语，惊心动魄，可以说是一字千金。

至于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”，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，“有味外味”，更是唐人绝句的看家本领，也是一派诗人所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。南宋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：

“唐人好诗，多是征戍、迁谪、行旅、离别之作，往往尤能感动激发人意。”（“尤”字依《诗人玉屑》校补）

唐人绝句里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作，也大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。王士禛论诗，推崇严羽，主张神韵，选的绝句也是侧重这些方面。

对于唐人绝句中的名作，明朝人往往喜欢推一首为压卷，杨慎的《唐绝增奇》把王昌龄《出塞》放在第一，李攀龙从而和之，原诗是这样：
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

寥寥二十八字，可以当一篇抨击开边政策的策论来读。前二句以秦汉为殷鉴，认为劳民伤财，无益于世。后二句以李广为例，说明只要边将得人，就可威服远夷，确保边塞，暗地讽刺当时边将不才，劳师开衅。这种议论和讽刺，通过“秦汉”、

“明月”、“关”、“龙城飞将”、“胡马”、“阴山”这些具体的时间、空间存在过的实体，给人一种形象的感染。这一方面是成功的。但是从绝句的艺术性说，毕竟含蓄不够，略嫌刻露。所以胡应麟、王士禛等人都反对这一首为唐人绝句的压卷。

胡应麟从初盛中晚四唐中各推一首为冠。我以为读诗也象对饮食一样，各人的口味很难强求一律。硬要在一代中提出一首要大家都投赞成票，是做不到的。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。他

在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里提出，如果一定要求压卷，应该是下面四首：
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（李白《下江陵》）

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〔春〕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（王维《渭城曲》）

“奉帚平明金殿开，且将团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（王昌龄《长信秋词》）

“黄沙直〔河远〕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〔光〕不度玉门关。”（王之涣《凉州词》）

王士禛举出这四首，代表四种常见的题材。提到三峡闻猿，一般总是愁肠百结，而李白却表现出一种欢快的情绪，文气也象三峡奔流，一泻千里。这在山川行旅一类题材中确实不可多得。送别更是绝句中习见的题材。王维这首特别是后两句，纯用白描，一片惜别之情就在劝酒之中。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当之无愧。好事者谱为《阳关三叠》。胡应麟也把这一首推为盛唐时期的压卷。妇女的愁苦，也是唐人绝句的习见题材，前人所谓“闺怨”“宫怨”。王昌龄是写这类题材的高手。这首诗以“团扇”使人想到班婕妤，以寒鸦来对比反衬玉颜的寂寞，不用一个怨字而深深的怨情自在对比反衬之中。边塞征戍也是唐人绝句中习见的题材。王之涣这首《凉州词》既写出塞外风沙，又用羌笛的曲调进一层写出征人的苦闷，说“何须怨”正表明怨之深。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这里若即若离表现对朝廷不问边庭疾苦的怨刺。

王士禛能从不同题材的角度举出代表作，尽管很难说一定是压卷，但至少在同类题材中属于上驷，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。

三、唐人绝句类选

文学是时代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。《礼记·乐记》里一段论音乐的话，完全可移用于诗歌：“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；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：声音之道与政通矣。”

按时代选诗，可以看出彼时社会生活的变化。同时一个作家的作品集中在一起，可以领会作家的风格。特别是绝句里一些大作家如王维、李白、王昌龄、李益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杜牧等人风格题材多样，集中在一起更便于初学。王士禛的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就是按五言七言分别以时代先后来选的。今天流行的选诗办法，也还是按时间顺序编排。

这个选编法也有个弱点，要想把同一题材里各家不同的艺术构思作比较，就很不便，而这种比较，从艺术欣赏角度说，往往能发人深思。如同是咏鹳鹊楼的：

“迥临飞鸟上，高出塞云间。天势围平野，河流入断山。”

（畅诸）

短短二十个字，写出了楼的高峻和视野的开阔。单看也就很不错了，而朱斌（通作王之涣）却这样写：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

这首诗就比畅诗的内涵丰富多了。它用十个字写尽了楼的高峻，而另外十个字却包含着人生的哲理，前人所谓有“理趣”。

同是写庐山瀑布，徐凝自负的：

“虚空落泉千丈直，雷奔入江不暂息。千古长如白练飞，